

「楊說」三星堆之一

# 是誰創造了三星堆文明?

編者按：作為37年前香港《文匯報》派往四川報道「三星堆」的特約記者，楊永年對三星堆一直有很深厚的感情。適逢「凝視三星堆——四川考古新發現」特別展覽將於本月27日在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展出，楊永年將個人對三星堆多年的研究集結成文，輔以收藏品驗證，希望為更多對三星堆感興趣的華夏子孫提供參考。

◆文、圖：楊永年

是誰創造了三星堆？不是西方人，更不是外星人，是地地道道的中國人！是華夏炎帝族後裔。所以筆者再三說：三星堆文明是炎帝文化線在古蜀地的最後輝煌。

## 炎帝後裔的遷徙與文化傳承

五千年前，南下的炎帝族群和北上的黃帝族群在現今的河北桑乾河流域相逢，前後發生了兩次大規模的「炎黃大戰」，均是黃帝勝炎帝敗。先敗走的炎帝族群即那支將祖源指向「龍」的部落，向西再向南進行了民族遷徙，在黃河上游產生了民族融合，生成古羌族。在考古指認上應該是石峽遺址和新月型民族遷徙線。在古籍記載上有「炎居生節並」「竄三苗於三危」等，民間傳說是「嫦娥奔月」。

後敗走的炎帝族群，即那支將祖源指向為「鸚(鳥)」的部落，向東遷徙與山東的大汶口文化進行了融合。在東夷人群中生成了「蜀山氏」。在後來的「共工與顓頊爭為帝」的鬥爭中，失敗了的炎帝後裔「蜀山氏」又進行了民族遷徙，他們帶著炎帝文化線，由魯西到豫東，再橫穿陝西南部，抵達現今甘肅南道禮縣與西和縣之間的「瞿」地，「蠶叢縱目，王瞿上。」建立蜀「國」，開創「三星堆文明」的源頭，這一路的考古指認是大汶口文化的陶尊刻圖和丁公陶文。是岳石文化的方孔器。古籍記載是「共工與顓頊爭為帝」。民間傳說是「精衛填海」「夸父追日」。圖一是筆者收藏的古蜀玉刻板，記錄炎帝後裔在祖先「紅山鸚」的指引下的民族遷徙。

或許融入大汶口文化的炎帝後裔當年有一部分南進融入了良渚文化。在後來的良渚文化西遷中，也去到了古蜀地。大量的良渚玉琮形器在古蜀的出現，應該就是證據。

基於此，筆者一直強調三星堆的祭祀中應該有兩個對象：一個是指向「龍」祖源的，或許就是那個青銅大立人。另一個指向「鸚(鳥)」祖源，或許就是現今開始逐漸清晰的青銅鳥尊。

書分兩頭，單表一支。筆者在此僅表「楊說」認定蜀山氏建「古蜀」，開創了三星堆文明之源。



◆圖一：古蜀玉刻板，記錄炎帝後裔在祖先「紅山鸚」的指引下的民族遷徙。

## 三星堆新發現印證民族融合

2023年8月央視發布了一個畫面(圖二)，

◆圖二：2023年8月央視畫面顯示，新發現的三星堆青銅器上有「共工」「顓頊」的「文字」。



指出新發現的三星堆青銅器上有「共工」「顓頊」的「文字」。這與古籍形成了呼應？還是在將山東與四川的相隔萬里進行時空連結？《淮南子·天文訓》說：「昔者，共工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維絕。天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滿東南，故水潦塵埃歸焉。」筆者在拙作《祖源記憶》一書中作出解讀。「天柱折，地維絕」是在暗指共工所依存維繫的炎帝血緣體系瓦解了。「天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是暗指戰敗的共工部落向西遷徙。所以才出現郭沫若先生在解讀「共工」時，說共工氏長期生活的地方是今河南省西部的伊水和洛水流域。那個地方古代稱為「九州」，可能來源於共工氏的九個姓氏。筆者認為郭老的這個指認值得商榷。筆者以為共工部落的原籍應該在魯西豫東，與之相應的考古學文化可能是山東龍山文化的岳石文化早期。對此，北大教授孫華先生將岳石文化中的方孔器與三星堆遺址的青銅方孔器作了比對：「岳石文化這些方孔石器，其基本形態與三星堆文化這種梯形方孔銅器頗為相像，二者間可能存在著源流關係。值得注意的是，在商代前期偏晚階段的河南鄭州市小雙橋遺址中，也出土了這種岳石文化因素的長方形或梯形方孔石鏟……從岳石文化到小雙橋遺址，再到三星堆器物坑，隨着年代從早到晚，地域由東向西的推移，長方形或梯形方孔石器也逐漸從實用的石農具演變為非實用性的銅禮器……三星堆與二里頭文化……它不像是通常文化交流的遺留，更像是兩地人群間具有親緣關係的印跡。」孫教授上述解讀，是否與筆者提到的東夷人的共工後裔從山東「由東向西的推移」，最終入蜀的推測有「所見略同」呢？

再對此，筆者收藏的一件古蜀玉器上(圖三)，是否可以讀出上述的民族遷徙、民族融合的信息呢？該器高18.8厘米，寬10厘米。玉色墨黑，泛生坑玻璃光，有灰皮和極



◆圖三：作者命名為「蜀龍」的古蜀玉器。

少褐紅色沁透雕，筆者命名為「蜀龍」。該器頂部是一個「蜀龍」造型，即紅山文化三星堆他拉龍的頭形加一對大羊角。器身呈倒梯形，上下起弧，邊緣有刃，中部有長方形(已近似條形)穿孔。器身的背部有三片尖頂扉牙(也像三張玉璋)，使器形一側呈缺口狀。器底有二個鏤鑽的圓孔。筆者以為，這件器物呈現出兩個(民族)融合層面：一是紅山文化「龍」的符號，與古蜀羌人「羊」的符號相疊加，表達創造三星堆的人的祖先中，擁有「龍」的遠祖指向和「羊」的近祖指向，物現出創造三星堆的人，從「紅山人」到「古羌人」的民族融合的源與流。二是呈現出山東龍山文化遺韻的岳石文化方孔器造型，與古蜀玉璋的扉牙造型相組合，產生的全新藝術形象，講述出創造三星堆的古蜀人，在民族走廊中遷徙的源與流。

筆者的又一件藏品(圖四)，在解讀本題時或許可算異曲同工，這是一件刻鸚鳥紋玉琮。器高6.9厘米，寬8.9厘米，射孔徑2.1厘米，豆青色玉微透，泛生坑玻璃光。玉琮是良渚文化的典型器，隨着良渚文化的擴散，中國多個省份的考古發現中都有玉琮，其中以現在的四川西北部的古蜀地最多。良渚玉琮上的刻紋是良渚人的祖源指向。這件古蜀玉琮上的刻紋是鸚鳥，是創造三星堆的魚鳥人的近祖「柏灌」的紋飾。如此器形如此符號，應該也是指向「是誰創造了三星堆」。與本器相同的玉琮，在1934年3月的廣漢發掘中有所出土。



◆圖四：刻鸚鳥紋玉琮。



◆在位於四川廣漢的三星堆遺址8號「祭祀坑」，發掘負責人、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副教授趙昊(左)與考古工作者任俊鋒一起清理銅神壇。



◆觀眾在雍王府內參觀展出的傢具。

# 非遺傢具亮相北京恭王府

傢具不僅是人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家居用品，也是人類生活空間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古人所使用的傢具蘊藏著獨具匠心的時代審美，「廣狹長短不齊，置之齋室必古雅可愛，坐臥依憑，無不便捷」，傢具的使用早已深深嵌入中華傳統的生活方式之中。

日前，「樺卯裏的東方智慧——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傳統傢具製作技藝精品展」在北京恭王府博物館舉行。展覽分為「東方智慧」「京華甲第」「蘇州造物」「嶺表華章」「續古為潮」五個單元，集中展出精品傢具作品60餘件(套)，包括恭王府舊藏及京、蘇、廣三地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的傢具製作技藝代表作品。



◆觀眾參觀展出的京作皇宮椅部件。



◆京作硬木傢具製作技藝國家級代表性傳承人種桂友(左)、明式傢具製作技藝國家級代表性傳承人許建平共同為展覽擊鼓開幕。

恒雅藏珍

◆作者：香港中華文化藝術推廣基金主席 李秀恒

## 多功能傳統傢具——棋桌

中國古代的棋文化源遠流長：圍棋的最早可靠記載，可見於春秋時期的《左傳》；中國象棋則有傳正是出自於楚漢之爭中大展軍事才能的「兵仙」韓信之手；而雙陸(又作「雙六」、「握槊」或「長行」)則相傳於南北朝時由西亞、印度一帶傳入中國……這些棋盤遊戲能夠鍛煉玩家的心智，培養他們對規則的遵守及高雅豁達心態的追求，更能夠體現智勇與謀略的博奕，深受帝王將

相、文人雅士所喜愛及重視，因而琴棋書畫亦合稱為中國四大傳統藝術形式。據說早在東漢時期，用於遊戲的棋枱就嶄露頭角。而連結圍棋盤的棋桌則始於唐朝、盛於宋代。到了明清時期，棋桌更是廣泛流行，常在十八世紀書畫及木刻版畫中出現(如現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姚文瀚所繪的《芳亭採花圖》)，供閨閣中女子進行休閒活動時使用。棋桌的用途廣泛，蓋上面板之後可作

普通桌案、餐桌使用；掀開面板之後，內藏精妙建構，桌面活心板裝卸簡易，常為一面圍棋，一面象棋的棋盤，底下更可放置雙陸棋盤；棋盤側內嵌棋盒兩個，桌側四面各有一個小巧隱蔽的抽屜。內藏的種種玄機，盡顯古代木匠的精工細作，融合了藝術美感、技術工藝、實用價值和中華文化精髓。

筆者的收藏中亦有一張「明末清初黃花梨棋桌」，整體造型簡潔，黃花梨木

材色澤豔潤，明麗典雅。棋盤側內嵌棋盒兩個，桌側四面各有一個小巧隱蔽的抽屜。棋桌以圓材構架四腿足及羅鍋棍，為整體營造了一種溫潤優雅的氣息，更為入座者提供了寬闊的空間。即使置於現代居所中，亦是兼具美觀及實用的難得佳品。



◆明末清初黃花梨棋桌



◆明末清初黃花梨棋桌連蓋



◆明末清初黃花梨棋桌及內藏部分。